

母亲的腊八情结

□ 李同书

瑯。为了弄到又黏又香的小米,母亲背着瓜干到四十华里外的镇上去赶集,卖掉瓜干,才能买上小米和豇豆,一口袋瓜干只能换到半升小米和一碗豇豆,只有腊八我们才能饕餮一次。那时候没有任何代步工具,四十里路程,半夜时出发,天亮刚好赶到镇上。

为了不影响我们休息,母亲尽量减少声音的传播,她总是在头天晚上备好熬粥的食材,起床之后,把水烧开,再把浸泡过的小米、豇豆和红枣倒进锅里,琥珀色的柴火映红了母亲瘦弱的脸颊,那是母亲留给我们幼年记忆中最温暖的场景。

年幼的我们尚不理解母亲的辛苦,只知道腊八粥又香又甜,每人的肚子都被撑得像一只小鼓。

我上初中的第一个腊八节,下了一场雪,天冷得邪乎。晨读的时候,老师说有人找我。操场上,一个被风雪满身包

裹的人站在那里,走近了,才发现是母亲。她穿着一件破旧的家织布棉袄,袖口和领子露出一团团棉絮,结满了冰凌,头发和眉毛也结了一层厚厚的霜花,看见我来了,母亲迅速解开扣子,从胸前拿出一只包裹,打开一层棉絮,一条毛巾,原来是一饭盒八宝粥。今天腊八节,趁热,赶紧喝吧。母亲看着我一口气把粥喝完,上课铃响了,我到了教室,发现母亲离去的背影在白茫茫的雪地里变成一个小小的黑点。那一刻,泪水突然湿润了我的眼眶。

当岁月把过去的生活的某些细节变成记忆的时候,贮藏内心的情感日益浓郁,忘不了艰苦岁月母亲馈赠我们的无私的爱,我们要回报的,只想让母亲感觉,幸福是一种八宝粥的滋味。对我们的孝心,母亲自有她的理解,她执意地固守在老家,夜以继日地做着土地的营生。许多次,我们尝试着说服母亲放弃,跟我们住在一起,享享清福,让我们尽尽孝心,母亲挥挥胳膊踢踢腿,老娘身体好着呢。她话锋一转,说住不惯城里的高楼,看见来回穿梭的人流、车

流,眼花头晕,找不到北。言下之意,母亲是离不开土地,离不开她那些小米豇豆琐碎碎碎的东西。

这不,腊八节头天晚上,她电话也没打,乘车给我们送来了腊八粥的食材:小米、红豆、豇豆、花生米、红枣,都是自己一手侍弄出来的,真正的绿色食品。母亲知道我们都忙,不放心我们的粗制滥造,那些精致的食材只有用心才能做出独特的味道的。她破例没有走,第二天起了个大早,淘米,烧水,放食材,站在锅前不停地用勺子搅拌,一个人一直忙了很久,刚好,那天我轮休,一觉醒来,一股浓郁的香甜扑鼻而来。漱洗过后,母亲把一碗热气腾腾的腊八粥端到我的面前:趁热,赶紧吃吧!仍然是那句温暖如春的话语,我迅速把脸埋碗里,才没有使眼泪流出来。



小时候,每年的腊八那天早晨,母亲比以往任何一天起床都早,她要在我们起床之前熬好一锅腊八粥。虽然拮据的生活并不能提供更多更好的食材,但熬制腊八粥的小米、豇豆、红枣是不可少的。

我记得每年母亲都要在霜降到来之前,把晒干的红枣装在口袋里,藏在柜子的最底层,那些红枣是母亲精心挑选留下来的,又大又圆,酷似紫红的玛

冬夜,我和妻子去校外园散步。走出校门不远,就听到有悠扬的弦子声从老胡的理发店里传出来。老胡是个老光棍汉,在学校附近开了个小理发店,常从理发店前经过,和老胡也算是熟人了。我和妻子决定去理发店里看看。

掀开防风的塑料膜,再推开那扇玻璃门,只见里面坐着两男一女,除老胡外,其他两个人我都不认识。那个黑红脸膛的五十岁左右的男人手里正握着一把京胡,显然,刚才的弦子声是他拉出来的。他们一起热情地给我们让座,因为和老胡熟识,我们也没客气。

老胡告诉我们,女的是他新找的老伴,原来在一块唱琴书,那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是他老伴的兄弟。三十多年前,他们几个人组建了一个琴书队,老胡拉坠琴,女的弹扬琴,她兄弟拉板胡,后来琴书队解散了,老胡以走街串巷给人理发为生计,这姐弟俩也放弃这个行当,姐姐当起家庭妇女,兄弟去了外地做蔬菜生意。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,他们一个个都成了六十多岁的老人,女人丈夫去世十几年了,两个孩子都成家立业。生活富裕、安宁之后,这些老艺人们又聚在一起,重新操起京胡、坠琴、扬琴和手板。

收拾完家务,女的打开桌上的琴盒,老胡摘下挂在墙上的京胡,他们三个开始各自调音,几分钟后,只见女人将手中的手板一扬,随即,京胡、板胡、扬琴一齐奏响,这久违的合奏,像一壶陈年老酒,香醇的气息一下子把我带回到遥远的童年。

三十多年前的乡下,无论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都十分贫乏,最高级的娱乐是一两个月来一次的公社放映队,电影队一来,整个村子像过年一样热闹,人们喜气洋洋,奔走相告;再就是农闲时节请来的唱琴书和坠子书的民间艺人,这些人一唱就是五六天,一般要唱完一大部戏书才离开,村中心的大槐树下坐满了听书的人。那时没有现在剧院里声嘶力竭的喝彩,没有现在极具夸张的掌声,只有悠扬的琴弦声和浑厚质朴别具风味的唱腔在深沉的夜色里飘荡。说唱者眯着一双眼睛,认真而专注;听戏的人面含微笑,嘴巴跟着节奏一张一合,陶醉其中。夜空中飞来飞去的翩翩的蝙蝠,似乎是在随乐起舞,给乡村的夜晚增添了许多诗情画意。

后来,我村里也有了一班唱琴书的,有男有女六七个年轻人,他们白天去地里干农活,晚上聚在一起,在朦朦胧胧的煤油灯下,在一个请来的外地师傅的指导下练习敲、拉、弹、唱。院子里坐满来听戏看热闹的人,有的席地而坐,有的倚在大树上,有的搬来马扎和小凳子,人们随来随走,无拘无束,大家在一天的忙碌之后,在这里享受精神的慰藉和心灵的愉悦。“墙上画马不能骑,老牛拉磨不如驴,瓷碗不能当蒜臼,镜中的烧饼不能充饥……”我们这些跟着看热闹的孩子,也都会嘟嘟囔囔地唱上几句。

老胡他们先是合奏了一曲《东方红》,接着是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》,又演奏了一曲《社员都是向阳花》,这朴素的旋律带给我久违的亲切和温暖,我有一种无法言说的激动,妻子也一脸微笑,沉醉其中。在我的要求下,老胡边拉边唱了一个小段子,他声音嘶哑,没有了当年的洪亮和圆润,但仍能带给我美妙的享受,我静静地听着,回味着,思绪不时地在现实和梦境中往返回环……妻子想听那个女的唱一段,她笑着说这几天嗓子发炎,没声了,等好了让我们再去听她演唱。

看看时间不早,我们告别,走出多远,屋子里又传出悠扬的琴弦声,这美妙的旋律在冬夜里是那么甜美,那么迷人……

琴弦悠扬

□ 殷修亮



曹风

魂归故里

□ 许素蕴

在2017年的岁末,余光中先生仙逝了,他的离去在中国大陆、台湾、香港文化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。余先生为人正直敦厚,才华横溢,在两岸三地文学界享有较高的声誉,各界纷纷发文哀悼,为失去难得的文学巨人深表哀痛。余光中先生一生从事诗歌、散文、评论、翻译,被誉为文坛的“璀璨五彩笔”,在文坛勤奋耕耘逾半个世纪。

先生走了,我知道先生是带着遗憾和乡愁离世的。先生在《当我死时》诗里说过:当我死时,葬我,在长江与黄河之间,枕我的头颅,白发盖着黑土/在中国,最美最母亲的国度/我便坦然睡去,睡整张大陆/听两侧,安魂曲起自长江,黄河/两管永生的音乐,滔滔,朝东/这是最纵容最宽阔的床/让一颗心满足地睡去,满足地想/……代替回乡。

我们知道,您是多么渴望把您的

灵魂永远地安放在大陆,因为这才是生您养您的故乡。在您文章里您一直把大陆比作母亲,在您知道您是中华民族的子孙。几千年的中华文明成就了您,黄河、长江的水养育了您,在您89岁的生命里,一刻也没有忘记过祖国母亲。您虽然早年(21岁时)不得已去了台湾,可您的灵魂始终在大陆,您是多么渴望海峡两岸早日统一,早日回到祖国母亲怀抱。余老先生,您永远都在祖国母亲的怀抱里,您的《乡愁四韵》永远活在大陆同胞的心里。政治的原因使多少中华儿女骨肉分离,某些政治家的私利分裂不了大陆和台湾中华儿女的骨肉亲情。

谁如果胆敢妄图分裂祖国或阻挡海峡两岸统一,谁将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!谁再使中华民族儿女亲情、骨肉分离,中国不答应!大陆台湾两岸同胞不答应!

多么的快乐。在以后的日子里,我们还一起经历了更多现在看来很苦的事。现在闲聊时,回忆那段甜蜜的往事时,我们说的最多,感受最深的是,那时的生活是浪漫的,充满了诗意!后来,油盐酱醋,孩子上学,工作压力,我们的生活慢慢地由浪漫主义成了现实主义。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,往往引发一场家庭辩论,生活由甜蜜变成了苦涩,由诗意变成了苟且。我们本该快乐地生活,为什么常常选择叹息。

大家都听过这样一则故事:一个老妇人,她有两个儿子,一个卖布,一个卖雨伞。雨天的时候她担心卖布的儿子生意不好;晴天的时候她担心卖雨伞的儿子生意不好。于是她整天闷闷不乐。有一天,一个人对她说:“雨天你就想卖伞的儿子生意好,晴天你就想卖布的儿子生意好。”于是老太太因所爱人的幸福变得天天快乐了起来。生活就是如此的奇妙!只要你身上有责任感,生活就充满动力和热情;只要你对这个美丽的世界还充满好奇,那你的生活就会变得

诗意;只要你心中有爱,生活就变得浪漫。生活中的油盐酱醋,锅碗瓢盆就会变成颜料,变成乐器。生活就会美成一幅画、一首歌。我们的人生就会浪漫如诗。

看着儿子在“孔子登泰山处”放声长啸,豪情万丈,我痴痴地想:当他知道了人到中年、身心俱疲的爸爸只是为了让他得到“一览众山小”的体验,才强打精神陪他爬山,他会怎么想呢?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?我常常问自己,如果一个人能够快乐地、有尊严地活着,生活充满诗意,并且能够让周围人的生活因他更幸福快乐,那他的生命应该是有意义的吧!

假期,为了培养儿子“凌绝顶”的豪情,我带他去登泰山。

火车上乘客形形色色,大家神色淡然,多用手机打发无聊的时光。我面对的一对夫妇,年纪三十岁左右,引起我的关注。只见妻子一会儿揽着丈夫的肩,在他耳边私语;一会儿脸对脸看着丈夫而笑;一会儿又拿东西往丈夫嘴里放,像极了恋爱中的小姑娘沉浸在爱中旁若无人。丈夫呢,微笑着,一边玩手机,一边配合,陪她轻声闲聊,有时微笑着看下周围。我看得出,他玩手机是幸福的掩饰。这动人的情景,就像一部唯美的爱情电影。幸福会让人羡慕,但不会招人嫉妒的。看着小夫妻幸福地相依相拥,我为他们高兴,也默默为他们祝福。

幸福是什么?有人家财亿万却眉头不展,有人粗茶淡饭却满面春风。他们小两口,看外貌极为平常,观穿着也极为平常,听谈话受教育有限,但他们在话家常中得到快乐,在耳鬓厮磨中享受幸福,浑身上下洋溢着幸福的光辉。我想:即便有一天,两人穷到讨饭,他们也拿自己讨来的最好的饭菜与对方幸福地共享。即便两人遇到风雨,挫折,他们也会全力和对方一块幸福面对。

我不禁想起我刚结婚时,一天,我忽然想吃饺子,妻子马上响应,我们用啤酒瓶擀皮,用水壶煮饺子。整个过程,我们有分工有协作,一块商议着克服了种种困难,终于成功吃到饺子。可当时,我们丝毫没有感觉到心酸,反而感到生活是多么的有趣,



诗意人生

□ 张同柱

“老印”,是我发小。第一,他姓印;第二,高中毕业后,他在镇政府门口开了一家打字印刷社。所以,我们同学都喊他“老印”。

最近接到他的电话,说他要改行,令我非常诧异。

老印的生意,曾经令我们同学十分羡慕。一间50多平方米的门面房,堆满了各种打印机和电脑。别看环境阴暗脏乱,生意倒挺红火。不是给镇政府机关打印材料,就是帮忙拉横幅、安装宣传板。天天忙得不亦乐乎,收入自然丰厚。不几年,老印就换了辆面包车,老家的房子也重新翻盖了。

这曾经令老印引以自豪的印刷生意,怎么说就不干就不干了?细问才得知,原来老印“失宠”

开在北陆的花

□ 鄞鸿

千里冰封的时候
是最想你的时候
北陆最尊贵的客
赤县在等你来开席

泥泞小道去了爪哇
土坯屋成了高楼
美丽乡村,巨变神州
迷路了,你

谢女的柳絮,
岑参的一夜梨花
还是润之的飞雪迎春
害羞了,你

朔风偷偷告诉你
你来的消息
吓得羲和躲在云东后
两天脸都不敢洗

卷起窗帘
开怀迎接
昭示着丰年
预示着春天的你

来了,来了
九州欢呼你
带来春的信息;
幸福,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!

长河浪花

“老印”改行

□ 孙玮 宋士杰

了!以前只要上面一检查,乡镇基层就要准备海量的数据报表和文字材料。不管业绩做得如何,面子功夫不能少;色彩艳丽的宣传板、喜气通红的横幅、制作精良的小册子……都得通过老印的打字社。可现如今,基层党委政府响应上级号召,作风建设和纪律整顿有了根本性地改变。上级检查更注重实效,更看重实地检查,对纸质资料报表关注度越来越小,对设

乡镇干部的工作作风在改进,上级检查不再是‘拿着资料看、坐着轮子转、隔着玻璃看’了,评先树优也不再是‘唯表格论英雄’了!作风建设送来了一股清风正气啊!”

老印能有这种觉悟,我真替他高兴。

几天后,老印打来电话说:“镇机关食堂承包商要扩大经营规模,我准备去参股。这次我瞅准了,违规吃请查得越来越严,在食堂吃饭的人会越来越多。这是一次大好商机啊……”

老印说:“虽然打字社的生意不行了,但我觉得这也是件好事。说明咱们



回家的路

□ 刘维祥



那是一条坎坷不平的乡间小路。路旁溪水潺潺,清澈见底,鱼儿在水里游来游去,不断引得孩子们大呼小叫。岸畔野草青青,杂花簇簇,杨树高耸,林荫匝地,凉风习习,垂钓其间,怡然自乐。这也是我村通往申河口完小的路,路不宽阔,但上面却洒满了幼年快乐的笑声,承载了我满满的甜蜜回忆。

少年时期,我从这里迈出了外出求学之路。母亲总是带着满满的牵挂和不舍,目送着我越走越远。年龄愈大,回家的路也越来越长。我就像一个在天空中飘荡的风筝,无论飞多远,心却总是被家乡和亲情紧紧扯住。我在这端,母亲在那端,中间那长长的线就是那回家的路。

我的初中生涯是从郟城七中开始的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,学校生活还非常艰苦。饭菜总是很粗糙,食堂的大师傅很省事,说是炒菜不如说是白水煮菜。南瓜皮又厚又硬,瓢倒炖得稀烂,油很少,盐却用得更多,不几天,就吃得学生大倒胃口。那时候,学生总是从家里拿馍,带到学校。馍有多样,有白面卷子,也有杂面黄窝窝,小时候常吃的面窝窝倒没有。饭前,用个尼龙网兜,装上自己吃的馍,放到食堂的笼屉里去铺。放上几天,馍都会又干又硬,到了夏天,馍上还会长霉,实在无法下咽。那时的学生大都得了胃病。村里有一个女孩和我同时考上初中,上了没几天,就忍受不了学校的艰苦,回到家里,抱住她娘哇哇大哭,再也不愿上学了。

最难忘

于是,每逢周末,在那段回家的路上,我们都兴冲冲地蹬着自行车飞奔,归心似箭啊。回家的路便格外的美丽明朗起来。不论到家早晚,母亲总会端上好吃的东西。“看你的小脸苍白,小腰弓着,在学校里准吃不好。”母亲总是会心疼地说。

毕业后,我在离家不远的乡中学上班,我便穿梭在这条回家的路上。自行车铃声清脆,这条回家的路便默默承载了我工作和生活中的喜怒哀乐。到了下雨天气,小路便泥泞不堪,自行车车轮便常常被泥塞得满满的,推也推不动,有时甚至会出现车骑人现象。每逢此时,我便会咬牙切齿地骂骂这条令人厌恶的小路。可过几天,便又怀念起那条熟悉的乡间小路,因为路的尽头有我那魂牵梦绕的矮屋村邻和亲人啊!

如今,昔日的乡间小道已变成平坦

